

艺术赏析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赣南艺术创作研究所根据罗宏长篇小说《骡子和金子》改编、创排的革命历史题材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讲述了红军长征时期，一个名叫“骡子”的青年马夫坚守承诺，毅然踏上追寻红军部队艰险路程“还金”的故事。剧作着力展现个体生命对日常生活、革命战争的理解与认识，呈现出大众化、传奇化的叙事特点。

全剧由序曲和七幕故事构成，以主人公“骡子”的行走串联起完整的叙事。剧作叙事方式与电影类型中的“公路电影”有着结构上的一致性。公路电影中的主人公通常为了某些原因离开熟悉的环境，进而展开一段公路旅行。这段旅程往往会产生一系列的戏剧冲突，改变主人公日常生活的视角，主人公在旅途中完成生命体验、思想变化、性格重塑、自我发现，或者达成与他人、与自我的心灵交流，得以重新认清生活现实、再次认识自我。剧中，主人公“骡子”思想转变的表层体现是对邱排长态度情感的转变；更深层的转变则是对执行运送任务的认识，实现由“信义”（承诺完成红军交给的运送任务）向“信念”（坚定跟随共产党、跟随红军）的转变。

赣南采茶戏大多采用一个主调贯穿主题的唱腔手法。剧作中的声乐音乐及行当表演，也起到强化人物个性色彩的作用。比如，“骡子”开场唱“大步走来说是喂是喂，往前走啊呀哟哟”，用赣南采茶戏曲牌“哨妹子”作为“骡子”人物性格的色彩基调，“骡子”所唱的“哨妹子”在推进、发展、变奏中又起到串起戏剧冲突的作用。“哨妹子”曲牌伴随见证着“骡子”的成长，推动着情感气氛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故事的走向。

湘江突围中，夜幕下枪炮声大作。剧作以主人公“骡子”的视角，叙述了战斗的激烈和红军战士的牺牲：“才晓得什么叫打仗，漫山遍野冒火光。子弹嗖嗖像刮风，炸弹掉到脑壳上。好多兄弟倒下去，鲜血染红布军装。早晨喝粥还在一起，转眼喊他不答腔。”舞台光影与低沉悲壮的配乐，营造了典型的战斗环境；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唱词生动叙述出战斗的悲壮与惨烈。舞台视觉景观与唱词的融洽配合，以及音乐和表演的结合，共同完成生动的戏剧叙事。

战斗中，大黑骡子被炸死，驮运的盒子也被炸坏，这时“骡子”才知道自己给红军运送的是苏区中央银行的金钱。红军大部队已经走远，面对“天降横财”，剧作以贫穷青年马夫“骡子”的自问自答表达出此时他内心的冲突与抉择：“这些金条是红军的，凭什么你来安排？”“我的大黑骡子被炸死，它做赔偿该不该？”“炸死黑骡子的是国民党，算在红军头上就不该。”“赶脚的工钱还没给，一共大洋二十块。”“桥归桥来路归路，两码事情要分开。”

为避免被匪兵抓捕，马夫“骡子”选择回家躲避一阵。他得知因自己已被认定是红军，导致父亲被联防队长王火枫抓走。此时，他要去交钱赎人、要去

在追寻中坚定信仰

——评革命历史题材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

■ 苏培

去自首。思考应对之策后，他藏好金子、选择自首，始终没有动红军财产的心思。在被押解的路上，他遇到了大学生古玉洁。古玉洁以为“骡子”是红军师长解救了他，并表示要追随，加入红军：“二话不说跟你走，参加红军去战斗，为主义甘洒热血抛头颅。”

一心参加革命的古玉洁，“追寻真理和信仰，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古玉洁问“骡子”：“你是为什么参加革命的呀？”“骡子”答道：“二十块工钱。”剧作中，两人在寻找红军的路上，古玉洁的西洋歌剧腔调与“骡子”土腔土调的重唱，既符合两人的身份特征，又贴切地表达出此时两人对革命理想不同的理解。

他们在离开黎平之后，行至遵义遇到了负责护送的红军排长邱明亮。然而，一路追踪而来的联防队长王火枫又抓捕了“骡子”。危急时刻，在邱排长的掩护下“骡子”跳崖逃遁，古玉洁在骑马引开敌人时不幸中弹。作品中多次出现古玉洁朗诵《海燕》的情节，展现出她的战斗精神。至此，她真正地成为一只“海燕”，“战士的热血在蓝天下自由挥洒”。

沼泽地中，连个歇脚的地方都没

有，“骡子”和邱排长背靠背坐着睡觉；食物短缺，二人互相推让着仅有的炒面。最终，邱排长坚决地把青稞炒面留给了“骡子”。此时，“骡子”的思想情感发生了变化：“我就搞不懂，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红军，有你这样的人哟？”夜晚，饥饿的邱排长依旧舍不得吃炒面，在采摘野菜时陷入沼泽地牺牲。“骡子”直到睡醒才发现邱排长已经牺牲，只有一顶缀着红星的军帽浮在沼泽上，而自己身边就是邱排长在牺牲前也不忘地给他的粮食袋。舞台上明亮光影下升起的军帽，以类似电影中“象征蒙太奇”的手法表达出红军战士牺牲的壮烈和精神的崇高。

面对此情此景，“骡子”痛哭：“早就想喊你一声哥，几句话一直想对你说。泪水滚滚滚滚……哥啊，邱大哥。我保证完成任务，你一点也不用担心我。把金子安全送还红军，哪怕再深的水，哪怕再陡的坡。我要做一个像你一样的人，像你一样战斗生活。我晓得这叫作共产党员，虽然我现在还够不着。我要参加红军，穿越硝烟战火。一辈子跟着共产党，让红星照耀中国。”

此时，青年马夫“骡子”以高度的精神认同，自觉投身于革命事业、投身于红军。他对自己执行运送任务的认识也不止于对信用信义的遵守，而是跃升到信仰与理想信念层次。追寻红军、执行运送任务的这一路，也是青年马夫坚定信仰的过程。《一个人的长征》中的主人公“骡子”，是革命战争年代无数拥护党、支持革命事业的人民群众的化身。“骡子”身上反映出普通百姓在革命语境中的成长和成熟，从中可以看到革命对人民大众影响的印记，以及人民大众对于革命的认识过程。

剧作中，“骡子”身上体现着诚信、信义的传统美德，古玉洁和邱排长身上所体现的则是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信仰。剧作对于邱排长的塑造不是呆板的“象征符号”，他一次又一次舍生忘死的掩护，正是对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坚定信念的生动诠释。剧中没有对邱排长进行符号化的处理，而是给观众展现了人物的立体面貌。最初，邱排长对“骡子”是不信任的，但最终陪伴、保护“骡子”走到最后一刻，并帮助他实现精神的升华。邱排长对古玉洁之死的哀痛自责，对两人再次相遇的美好想象，都让这个人物真切可感、可爱可亲。

赣南采茶戏是江西赣州地方传统戏剧，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剧作《一个人的长征》发挥传统戏曲曲舞写意性的特点，大胆地采取歌队舞队演员手持树枝、月牙、星星等道具的表演形式，不仅赋予舞台表现以新鲜活力，也使其与人物活动有机融合。皮影戏、人偶戏等民间艺术形式融入采茶戏表演中，增强了作品的戏剧性和表现张力，使得人、物、景在意义的表达上协调统一。此外，剧作融入合唱、轮唱、独唱等演唱形式，也提升了传统采茶戏音乐艺术的表现力。赣南等地具有深厚红色文化底蕴，存在于其中的民间或地方艺术门类，积极主动拥抱革命历史题材、借鉴其他艺术门类的表现优势，不失为获得新生机与活力的途径之一。

英雄儿女有传人

——军旅题材小说集《男兵女兵》读评

■ 杨府

读者以积极的阅读体验，也激发人们内心的勇气和信心。

作品书写了军人真切的信仰与追求。在颂扬军人英雄主义精神的作品《意志》中，飞机已是千疮百孔，在空中摇摇晃晃，飞行员多处中弹，身上、脸上满是血迹，但飞行员凭借着顽强的意志，把飞机开了回来。作品没有直接叙写空战的激烈场面，而是通过对战斗过后惨烈景象的书写，留给读者以想象空间和阅读的震撼。这种写法以简约的笔墨，表现出军人的顽强斗志，在文本的留白处映现出革命军人的钢铁意志和凛然之气。

作品对于家庭生活和友情、爱情的书写，展现出温情叙事所蕴含的力量。作品《小岛不知情》，从小艇在海上抛锚的经历写起，引入讲述者与守岛老人的相遇，进而讲述出老人选择守岛的原因及其背后的革命历史故事。老人继续留在岛上守岛，是为继承其在革命战争年代为给岛上八路军送信而牺牲的父亲的事迹，也是对当年因救自己而牺牲的八路军战士的感怀。老人坚守的不仅是一份责任，也是一份信念。作品所写事情虽小，但表达的感情深切真挚。作品开篇对老人遇见小艇战士们时的描写，把一个待人热情、真诚友善的老人形象刻画出来，展现出主人公内心光明、昂扬积极的生活态度。《师生情》《和首长“过招”》《替我叫我一声哥》，所书写的也都是平凡事。然而，作品正是通过这些日常之事，热情讴歌了战士的美好心灵和战友之间的深情厚谊。作品通过对典型环境的描写，采用简洁明了、直白流畅的叙事，为作品增添了真实感和可信度。

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是军旅文学的重要主题。小说集《男兵女兵》中的相关作品，通过描写军人的日常生活和内心情感，发现并讴歌普通官兵身上的精神闪光点。作品对于英雄主义精神的叙事，多是贯穿于其中塑造的基层官兵形象与普通人的非凡之举。王培静有过长期军旅生活经历，他的小说创作不少

取材于在部队的经历与见闻，讲述发生在身边的故事，对其进行艺术加工再创作。作品始终充盈着信仰和精神的力度，弥漫着富有生机活力的青春气息和昂扬的英雄主义精神气概。

作品对于英雄主义精神、英雄情结的书写，并没有仅将其赋予军人主人公，对于脱下军装的退伍老兵、普通人，同样以浓情之笔，写出他们身上闪耀的磊落正气、风姿懿范。在《退伍军人亚强》中，退伍回乡的亚强始终不忘为人民服务的军人本色，坚持做好事，即使被大家误会也无怨无悔。后来，他和退伍回乡、曾同在“雷锋班”的郁班长，一起去学习种植蔬菜并带领乡亲们发家致富。

小说集《男兵女兵》收录的作品，篇幅短却寓意深刻，质朴文风中传达出打动人心的力量。《师生情》《秋天记忆》《美丽家园》等多篇书写普通官兵、普通人的作品，彰显平凡人身上的崇高品格与大爱情怀，写出了平凡英雄的不凡。一个个看似平淡无奇的故事，其中透露出军人身上大公无私、勇于牺牲、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

精短作品的写作，更加考验作者对结构严密程度和情节设置合理性的把握。小说集《男兵女兵》收录的军旅题材精短小说，避免了对细节繁琐的精描细刻，选择以写意的笔法讲述动人故事，在情节的起承转合中实现对人物形象的再造和精神品格的表现。因而，作品在书写微观事物时显示出转折回环、匠心独运的精巧；对于宏大题材的书写，则在以小见大的事件横切面中展现打动人心的文学力量。

王培静的小说集《男兵女兵》，相关作品的主题体现出深刻的人文关怀、积极昂扬的价值取向和打动人心的审美意蕴。作品犹如推开了一扇文学的窗口，为读者提供了感受人间大爱、品读人生意义的契机，也让人从中洞察军人的内心世界以及认识理解军人肩负责任与付出背后的可贵精神品格。

寄情山海 写意高原

——藏区题材诗集《山海间》读评

■ 曾凡华

陈人杰的藏区题材诗集《山海间》（西藏人民出版社，2021年9月）收录诗人创作的一百余首诗歌，其中包括长诗和组诗各3首。作品所表达的主题，既有对故乡的不舍和思念，又有为雪域高原奉献的壮志豪情；诗人以充沛的想象，表达出倾注其间的家国眷恋。

我是进过西藏的，走的青藏线，从格尔木兵站出发，过唐古拉、沱沱河、经那曲、当雄，直抵拉萨。因为当时是跟随运送给养的军车同行，一路浩浩荡荡，并没感觉到藏区有多神秘、有多艰险。我知道，这种蜻蜓点水式的经历与长期在此生活的人，其感觉是绝不会一样的，但对描写藏区的文字，灵敏度还是有的。因此，在阅读陈人杰的藏区题材诗集《山海间》过程中，会生发出一些关于时间、空间、年龄和心灵世界的哲思，甚至期待圆一个香格里拉式的奇谲而遥不可及的蓝月之梦。

作者在《冻红的石头》一诗中，写到我过去的那曲：“看见旷野里的石头冻得通红/像孩童的脸。而另一些石头黑得像铁/像老去的父亲/它们散落在高原上，安然在/地老天荒的沉默中/从不需要人类那样的语言”……读到此，我眼前浮现出儿时挑煤的山路上，父亲那张“黑得像铁”一样的脸……在诗中如此呈现，得益于作者对视觉意象的把握。同样，在我也曾去过的羌塘，作者写了《喊疼的树》，即那些“新栽的”“在西风中喊疼的树”；这些树被“冰雪推敲着”“像浪子，被故乡那巨大的吊瓶维系……”

作者深谙诗歌意象之道，故而能够在西藏“宏大的旷野里”随意“舒展抽象的力量”。诗集前半部分的多篇短诗，颇似“词语表现的画”，其“画风”接近以梵高和莫奈为代表的印象派风格，注重人的主观感受、强调瞬间印象。

意象派诗人庞德等人主张诗歌的表达方式应该是“直呈意象”，将内在的情感和外在事物的审美形态化作一种直观的形象呈现在诗歌之中。陈人杰显然受此影响颇深并在其诗中孜孜以求。“荒涧鸟鸣是春天的偏旁”“时间的缝隙卷来群

星”“格桑花多像春天的胎记”“只有砥砺的寒光/被称之为最后，纯粹的精神”……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诗歌表现力和形象感的注重；在诗的节奏上，以简洁、凝练、硬朗的语言加强意象的明晰度并使其直观化。

诗集《山海间》后半部多篇诗作，运用意象叠加铺排内心深处沉淀的情感。例如，在写“矮脚牦牛的标准”时，作者避开“角”的具象而选择将“刀锋”的光与“烈焰”的野性、“花”的绚烂等意象叠在一起。叠加的意象之间构成比喻关系，几个意象可作为喻体暗示或表达情感。

作者是从杭州湾海边来到被誉为“世界屋脊”的高原。这一离乡旅程由海及山、由低海拔及高海拔，将“乡愁”置放于山海之间，深切体悟到“流水撞击山涧/也冲刷向身体的痼疾”。作为藏东八宿县叶巴村的驻村干部，作者“为酥油灯照不到的黑暗而揪心”，也“试图喊醒沉睡的石头/让苟且、贫病、慵懒无处藏身……”为此，他“寻找神性的源头”“把苦辛化作乳汁的甜蜜”。作者以诗歌写出亲历亲闻和身为援藏干部的职责与使命。

作品写出了诗人自然流露的爱心以及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他视这里的人民为“亲爱的骨肉”，在“高高的雪原上，低低的人世间”，为“走失的小羊”和“撞死的阿爸”而哭泣。作者从钱塘到怒江源，潮声的恍惚，使他把西藏当成了故乡，然而“故乡之上还有故乡”。当他望见冰山上的雪莲——这最能“刻画江南的心迹”的“高原荷花”时，“一次次为神秘感/肺腑肺腑流离，诗如雪崩”……这显然是故乡江南的另一种风景，当它闪电般掠过诗人的心头时，诗中若隐若现的“乡愁”，就像雪地“冬虫夏草”一般，“为一条小命/在炼狱转身”。

被世人视为“人间天堂”的苏杭，本是诗人的原乡，而西藏却是地理概念上的“天堂”——海拔高。于是，作者化而为虹，“架起两个天堂之间的对话”，在故乡之上再安放另一个故乡。从诗集《山海间》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老诗人昌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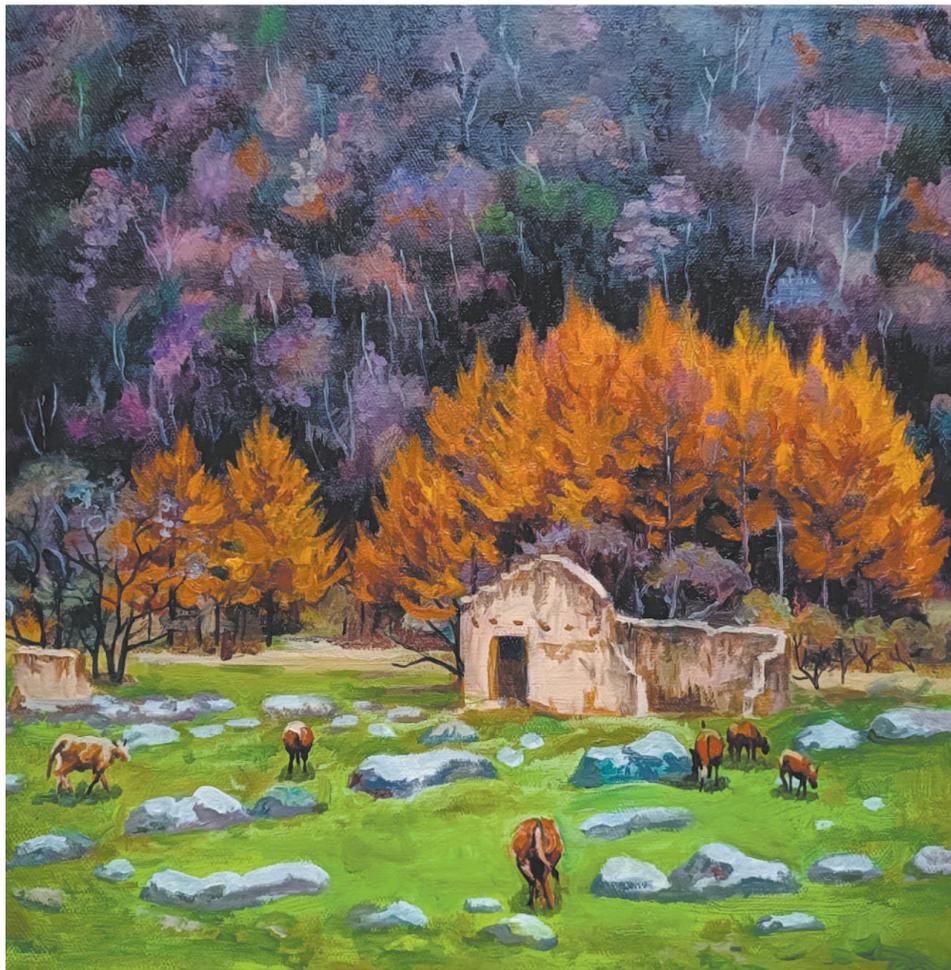
的影响，这是我在读完那首别具一格的《唐卡》时所产生的感觉。翻过页面，便是“牧歌在日夜采集青铜——致昌耀”，起句“牧歌的时间转动风/霹雳，在雪线上安放春天/花草，是冰的睫毛/是炼狱的胚房里/岩浆升华后对大地的重新致敬……”再接下来，是又一个意象的转换，形容“牧歌”的音色如“青铜般的亮丽而硬朗”。这种手法是昌耀常用的，而陈人杰又添了具有自身风格的修辞手段，从而使作品意蕴显得更为饱满；“行者的原野/以一己之力，将世界屋脊缓缓撬动”“大琴弦上，牧歌在日夜采集青铜”……昌耀写“亚细亚大漠”是“一峰连夜兼程的骆驼”，陈人杰写“八都部落山”是“受难脸隆起的鼻子”。昌耀与陈人杰都视青藏高原为原乡，只是二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故肩负的使命也不一样。

诗歌始终是与自我经验关联的。诗集《山海间》中的意象，与作者从杭州奔赴西藏参加援藏工作、扎根农牧区高度关联。作品在日常生活与心灵感受间采掘灵动诗意、抒发倾注其间的家国眷恋与深情。

文艺评论

长征

第6115期



牧歌悠悠(油画)

韩光新作